李 克 农

刘润生 李 征 林 聪

李克农是中共和人民军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杰出代表。他长期主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情报工作，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街，1956 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党和人民分配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独特才能，在紧急关头向中央提供决策情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伟大勋绩。

（一）

1899 年 9月 15 日(阴历己亥年八月十一日),李克农诞生在江南古都安徽芜湖。李克农的父亲李哲卿对这位能“传宗接代”的长子的降生颇感惊喜，按照芜湖李姓的辈分，当即取名克农。“克农”一名和他曾用过的“泽田”、“稼轩”等名,都无不寓意着他曾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李克农少年时期曾就读于安徽辛亥革命的发源地——芜湖圣雅教会中学，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同时，也耳闻目睹了外国列强的侵略行为和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从而萌发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1917 年初，李克农决定退学，只身来到北京城，在《通俗周报》社做发行工作。这是一份具有激进思想、反映时代潮流的刊物，对年轻的李克农产生莫大的吸引力。这年 7 月，因张勋在京都玩起“宣统复辟”的把戏，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党人纷纷遭坐牢杀头的厄运，北京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通俗周报》属于鼓吹“民国”的查禁书刊，李克农只好被迫离开北京，星夜乘车南下，绕道上海返回芜湖。

1919 年由北京掀起的“五四”运动的狂飙席卷全国，也波及到芜湖。李克农以极大热忱全身心投入到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他刻小报、发传单、作演讲，成为芜湖地区有影响的“激进人物”。是年 6 月，经芜湖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学监高语罕和教师刘希年的介绍，他曾一度告别芜湖，来到省府安庆，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

1925 年，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芜湖地区也掀起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李克农积极参加和领导了这些斗争。1926 年，经杨士彬、余昌炯（准）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李克农利用国民党同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有利条件，不分昼夜地奔波于工人、农民和学生中间，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扩大其政治影响。李克农曾根据组织决定，参与创办了民生中学，吸收那些在学潮中被开除的进步学生和社会上的有志青年继续学习、深造。民生中学成立后，身兼事务主任的李克农除了忙公务外，还经常给师生们讲课，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

俄国的十月革命，讲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等。

1926 年 9、10 月间，北伐军一举攻克武汉三镇，革命风暴席卷大江南北。民生中学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有了较大发展，中共外围组织也经常以民生中学为据点，在这里秘密活动。从 1925 年至 1927 年间，民生中学的学生曾以“纠察”和“殿卫”的面目，出现在芜湖历次政治示威游行队伍中，因为在李克农等人的训练下，他们纪律严明，敢打敢冲；在此期间，还输送了几批学生参加北伐军。随着民生中学的影响日益扩大，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封建军阀势力竭力诬蔑民生中学“先生是强盗、学生是土匪”，江城的民众则视民生中学为“水泊梁山”。

1927 年 2 月初，北伐军占领芜湖，李克农带领民生中学的师生们走向街头，夹道欢迎北伐军，并在民生中学的操场上召开了欢迎北伐军的祝捷大会。主席台上方高悬着“热烈欢迎国民革命军进驻芜湖”的横幅。民生中学的师生们与前来参加大会的北伐军将士及当地群众,振臂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军阀!”

北伐军进驻芜湖后，民生中学在李克农等的组织下，密切配合北伐军开展了一系列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他们将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潘伯和、陶玉堂和一些与列强勾结的奸商拉出来，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他们还在街头演出活报剧，揭露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种种罪行。

在这期间，李克农还组织开展了对安徽军阀陈调元的斗争。陈调元 1925 年投奔孙传芳，被任命为皖军总司令，率部进驻芜湖，占民房、劫商店，无恶不作，芜湖的繁华地段几乎被抢劫一空，直到芜湖商会会长将 10 万元支票送往陈的司令部后，陈部才停止了抢劫。因此，芜湖人把陈调元鄙夷地称为“票匪”。这个“票匪”在 1927 年 3 月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被蒋介石委

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和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

1927 年 4 月 6 日，在李克农的率领下，一队威武雄壮的学生军走上大街，打出了“打倒票匪陈调元”等标语。队伍中还有几个学生抬着一个篾扎纸糊的大棺材，吸引了大批的人群围观。人们看到，棺材内一个纸人伸出一双枯瘦的黑手，上写“陈调元”三个大字，无不拍手称快，责骂“陈调元就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游行队伍中还抬着一块大黑板，上面以醒目的白字写着陈调元在皖省三年来通过抢劫搜刮而来的个人财产统计表，总数达两千万元。一时，观者如潮；“票匪”陈调元被弄得臭不可闻。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反革命大屠杀，公开背叛革命。不久，芜湖地区便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芜湖市党部被查封，有些来不及撤离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捕入狱或惨遭杀害。4 月 18 日，陈调元的一份通缉李克农的密电飞抵芜湖。在这份通缉令上，陈调元悬赏 5 万元大洋缉拿李克农。李克农和同时被通缉的宫乔岩、阿英等人共乘一条小船。趁夜幕锁江之际，潜离芜湖去了江北。

李克农等“要犯”的潜逃，使国民党新军阀十分恼火，国民党芜湖市公安局侦缉处立即派出大批“猎犬”四处侦寻。他们探听到了李克农等人的隐匿地址，下令在 4 月 20 日晚派一队人马，过江围捕。

此事恰巧被李克农之妻赵瑛家一位在公安局内作文案的亲戚听到，他急忙向赵瑛透露了这个恶讯。此时，赵瑛正患病在家，持续高烧，并怀有身孕。但为了丈夫的安全，她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冒雨过江，终于赶在敌人的前面，通知了李克农，

使李克农等脱离了险境。

1927 年 8月 13 日,蒋介石曾一度下野,陈调元也被挤出安徽，皖省的形势稍有好转。李克农又返回芜湖，担任了民生中学董事会主席和第二任校长。他以民生中学为据点，以共青团员为骨干，继续开展斗争。这时，中共安徽省临委机关由安庆秘密迁往芜湖，民生中学就成了省临委的干部训练中心和安徽省济难会（中共的外围组织）的大本营。此时，民生中学的绝大多数师生也都加入了济难会。1928 年1 月 27 日,济难会的负责人王少虞不幸被捕，国民党反革命派搜出了济难会名单和一些传单标语，随即又有了甘野陶等 30 人被捕，民生中学再度被查封，李克农便成了国民党芜湖市公安局重点缉捕的“元凶”。

在群众和亲人的掩护之下，李克农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疯狂搜捕，潜入南京。可来南京没多久，李克农又被国民党芜湖公安局和南京公安局联合组成的侦缉队盯上。

一天，李克农有事来到下关码头，突然，伴随着一阵刺耳的警笛，从身后传来“抓李克农”的叫嚷声。李克农见事不妙，拼命奔跑，七八个持枪的军警穷追不舍。当他横穿一条马路时，由于奔跑过猛，与一辆快速行进的黄包车相撞，李克农险些跌倒在地。黄包车上坐着一位佩戴上校军衔的国民党军官，见有人撞上,十分生气,他刚欲发火,忽而又转怒为喜:“曼梓(李克农笔名）是你？快上车!”李克农定神一看，原来是老友王振武。他迅速上车，朝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六军驻京办事处飞奔而去。

时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六军政治部上校主任的王振武，于 1925 年与李克农相识。那时，李克农为创办民生中学一事常跑安徽省教育厅，与军人出身的王振武相遇。后来经李克农邀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王振武曾一度脱掉军服来到芜湖，担任民生中学军训课的专职教师，训练出了一批又一批能文能武的学生军，一时曾威震江城。从此，李克农与王振武便成为至交。1927 年 4 月，当“白色恐怖”向芜湖袭来之时，两位老友被迫分手。这次意外相遇，两人都很高兴。王振武为保护李克农，特下令卫兵守好大门，未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闯入。几天后，在王振武的精心安排之下，李克农身着一套毛料的中校军服，并由王振武护送，悄然离南京，奔赴中共中央的秘密所在地——上海，去迎接一场新的更为惊心动魄的战斗。

（二）

1928 年春，李克农到上海后，很快在北四川路春野书店与阿英（钱杏邨）接上了关系。经组织安排，李克农成为中共春野支部的一名成员，负责文化工作和工运工作。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李克农等人创办了《铁甲车》报，他不仅担任报社经理，而且还亲自撰写文章。由于《铁甲车》抨击反动统治当局，不久便被国民党军警查封。但李克农并未停止活动。他与潘汉年一起，将《铁甲车》报改名为《老百姓报》，继续坚守党的宣传阵地。这个小报办的时间不长，又遭反动军警查封。1928 年底，经组织决定，李克农调到沪中区，担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

李克农由于没有一个公开职业，党的活动经费又十分紧张，这一时期他经历了一段食不果腹的日子，有时为了应急，便把呢子大衣送进当铺。由于经常饿肚子，李克农的身体曾一度极为虚弱，本来就高度近视的双眼，视力又下降了，周围的同事

和好友都风趣地称他为“瞎公”。后来李克农又多了一个笔名——“侠公”。

由于环境恶劣，为防不测，李克农等人还时常搬家。一个时期，他带着宋治家（又名宋季仁，芜湖民生中学的学生，曾做过李克农的秘密交通),搬进了爱尔近路春辉里 535 号。这是一幢二层小楼，李克农与宋治家住楼下，楼上住着上海北站站长的一位情妇，名叫秦惠兹。她原是杭州乡下的一位贫穷女子，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看到李克农二人贫困的生活，常将剩余的米面和食物送到李克农的住处。受李克农的影响，秦惠兹还利用她的身分，主动帮助李克农。有一次，她冒着生命危险，用站长的专车，秘密将一批武器送往浦东。对此，李克农很感激，直到解放后，李克农重返上海时，还通过市公安局查找秦惠兹的下落，听说她已回杭州老家，未能联系上，成为李克农心中的一件憾事。

李克农担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时,遵照上级的部署,经常组织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后来，他渐渐对组织飞行集会等类的过激行为产生了忧虑。据宋治家回忆：一天晚上，李克农带着他到老靶子路（现在是吴经路和江西路）百星大戏院看苏联电影《单人魂》,内容是描述伏尔加河纤夫们的生活与斗争的。当电影刚开映不久，突然白纸印的传单满场飞舞，场内口哨声、警笛声骤起，数十名警察疾速赶来。趁众人慌乱之际，李克农与宋治家夺路逃出。返回途中，李克农对这类举动所带来的后果颇为不快。他面带怒色地轻语道：“这不知是谁干的,苏联电影应该让大家看,不要撒传单。”①

①宋治家的回忆（访问记录）。

1927 年中共“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陆续从汉口秘密转移到上海。白色恐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要想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求得生存与发展，不建立一个特殊机构是根本不行的。为此，中共中央机关一到上海，便在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于 1927 年 11 月建立了党的政治保卫组织——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获取敌人情报、营救被捕同志、设立秘密交通、惩办叛徒铲除奸细、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驻沪机关安全。同时，为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动向，以更好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中央决定：拟派一二名忠实同志，潜入国民党反动机关及要害部门。恰在这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CC 特务组织）为加强其情报机构，正准备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之名，招聘一名广播新闻编辑。此情报被先期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所获。

1929 年 11 月间，李克农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摄影棚内遇到了旧友胡底。胡底在大革命失败后也被通缉，并随钱壮飞一道秘密来到上海，1928 年入上海影片公司当了演员。李克农通过胡底介绍认识了钱壮飞，钱向李克农介绍了国民党正在招兵买马扩大特务组织的情况，并希望组织上利用他们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之机，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李克农迅速将这一情况通过中共沪中区委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中央特委对此非常重视，立刻开会研究。周恩来认为，对国民党特务组织，应该“把它拿过来”①，为我所用。他的意见被与会者接受。后由钱壮飞安排，李克农经过一番认真准备之后，以优异成绩连过几关，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又

①《李克农自传》，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

经过敌人的严密考查，终被委任为该局的广播新闻编辑。李克农才华出众，思路敏捷，文笔流畅，凡是他经手整理的调查材料，徐恩曾都十分赞赏。为了使李克农取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信任，中共组织将一些过期的文件转交给李克农，李克农则以“缴获共党文件”为名送往南京，徐恩曾看过这些材料，连声称赞李克农：“你真有办法”①。此后，李克农就时常找些假情报或已过时失去价值的文件交给徐恩曾，因而便越来越受到徐恩曾等人的信任，被提拔为电务股股长，官位虽不大，但却统管着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是获取情报的极好位置。不久，胡底也趁机潜入国民党内部，根据钱壮飞的安排，被派往天津，参与创办国民党在北方的情报机构，打出的招牌是“长城通讯社”。经组织批准，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中共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由中央特科指派情报科科长陈赓（曾化名王庸或王老板）负责与他们联系。从此，他们在敌人心脏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李克农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站稳脚跟之后，便由春辉里535号搬到唐山路元吉里，后又迁到元裕里。频繁的搬家主要是为防不测，同时也防止家乡熟人不慎说出他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分。中央特委对李克农的安全也异常关注，几乎每天都派出同志在他的住处观察。每当李克农离家之前，总是在窗边放上花盆之类的物品，以示安全。为照顾李克农的生活，同时也为了便于掩护，周恩来还特意派人将赵瑛母子从芜湖秘密接到上海。

三明照像馆是中共的一个重要秘密据点，陈赓以该馆老板的身分常在这里活动，李克农若获有重要情报，便来此地与陈

①《李克农自传》，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

接头。为使情报能及时送到中共中央手中，组织上还派宋治家担任李克农的地下交通员。宋治家则以“佣人”身分给李克农送饭。局内‘同事’都知道这位李股长派头十足，脾气特大，常因送饭太迟或做得不好，把宋训骂一顿，正是在这训骂声中，神不知鬼不觉地传递了情报。

有一天，李克农又对宋治家大发雷霆：“你知道我胃不好，要吃软和些的饭，你倒好，送来这生不生、熟不熟的夹生饭，你怎么这样笨，连饭也烧不好！”训声惊动了周围的‘同事”，有的见状便产生了同情心理，忙过来对宋治家说道：“还不快上街去给李股长买饭。”李克农便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钞票递给宋治家，宋则装得唯唯诺诺，哭丧着脸转身离去。在一个僻静的里弄内，他迅速展开卷成一团的钞票，只见上面醒目地写着四个字：“会不能开！”宋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情况。原来这期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准备在上海秘密举行，但被国民党南京特务总部侦悉，已密令上海方面军警特联合行动，欲将中共首脑一网打尽。接到这一情报之后，中共中央决定会议延期举行，地点也作了变动，从而粉碎了敌人的围捕计划。

从 1930 年 12 月开始至 1931 年 5 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的第一、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反“围剿”的胜利，固然是毛泽东等英明指挥的结果，但这里也有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这就是钱壮飞从徐恩曾那里事先获取了敌人发动第一、二次军事“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绝密战略情报，并由李克农及时交给了陈赓和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使工农红军对敌人的部署、兵力调动了如指掌，因此，才在战场上争取了战略主动，保证了作战的胜利。

中央特委深知李克农这个特别小组地位的重要，周恩来曾

告诫他们“:我们得到这块阵地不容易,要尽可能守住它,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① 同时,为便于长期隐蔽,还再三嘱咐他们,表面生活要过得去才行。因此,当李克农出入于国民党上层及军警之间时,他总装出一副傲慢冷漠的绅士派头,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为迷惑敌人,他甚至出入于跑马厅、大世界和赌场。因而李克农也很熟悉上海滩黑社会的一些内幕。有些不知底细的人对李克农“投靠了国民党,摆起了阔架子”困惑不解,因此他常遭一些人的冷眼,甚至责骂。对这一切,李克农只好忍辱负重。他曾对钱壮飞说:搞咱们这一行的,就要能受委屈。

在无线电管理局,李克农的薪俸是相当优厚的,但他每月除了留下一家人基本的生活费外,其余全部交给中共组织,按李克农的话说,这叫吃曹操的粮,管刘备的事。在外人眼里,李克农是‘国民党的官”,一定发财了,可有谁会知道李克农一家常常是伴着稀粥咸菜度日。正因为如此,李克农一家在吃饭时一般是不会客的,担心暴露了这样的“生活秘密”。

那时,党的活动经费非常紧张,作为共产党员的李克农,从不因某种理由占党的一分钱财。据李克农的长子李治回忆说:一次,有一位扮作货郎的同志来到他们家,只有六七岁的李治看到这位叔叔挑的货郎担里有很多玩具,便凑了过去,这位同志顺手拿出一件给了李治。当这位同志要走时,赵瑛要李治将玩具还给叔叔。可李治没有玩够,硬是不给 ,在这位同志的劝说下虽然把玩具留下了,但事隔不久,李克农又设法把玩具转交给了那位‘货郎”。

①《中国共产党情报史资料汇编》第 1 集,未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李克农不仅要为中共中央收集和传递情报，而且还对那些有威胁的敌人采取巧妙手段将其除掉。

李克农曾回忆说“有一个国民党公安局的督察队长，对共产党非常凶狠，抓了我们很多的人。我们进去以后，设了计，把他除掉了。”他记述当时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租了一处房屋，布置我们的人在那里住，在那里放一些已经被国民党搜捕到的我党文件，后来故意让他们侦知这一线索，不过又告诉他们说，为了某种理由，可以暂缓不捉，以待来日捕获更多的人，就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再去抓人时，我们的人都走空了。那里住的原来都是些平日来往路过上海要走的人，如去苏区的人等。等到扑空以后，上面的人就问他：‘为什么让共产党漏了网？’这个督察队长被上面审查一段后就锄掉了，他还不知道这就是共产党搞的”①。

1930 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刘伯承，接受了中共中央布置的在武汉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任务。从上海到武汉，敌人封锁很严。为使刘伯承安全抵达目的地，中央特委决定由李克农利用特殊身分作掩护，护送刘伯承去南京。

身穿蓝色绸缎长袍的李克农，按照约定的时间，手举一把黑色雨伞，冒雨来到外滩公园接头地点。他不时看看表，表情显得很镇静，内心却踌躇不安，警惕的目光投向公园的入口处。

一辆雪佛莱轿车从远处驶来，停在公园边。车内下来两个人，径直朝公园走来。李克农见状便朝这两人迎面走去。当离这两人还有几米时，他止步摘下眼镜哈哈气，掏出手帕擦一下又戴上。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表示身边没有“尾巴”，一切正

①《李克农自传》，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

常。李克农和这两人相遇时一言未发，只是用眼神向其中一位熟悉的人——李立三示意了一下，三人先后钻进车内。

汽车启动后，坐在前座的李克农这才转过身来和李立三握手问好。李立三指指坐在身边的人说："老李，这位就是刘伯承同志，交给你，好好送去。"李克农急忙伸过手来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和你幸会。"刘伯承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说："我也是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啊。"

在火车的头等车厢里，由于李克农持有特种证件，因而巧妙地应付了特务的监视和军警的搜查，终于顺利抵达南京。事后，蒋介石和他的特务机构虽然也掌握了刘伯承离沪的情报，但他们万万未想到，是李克农只身一人将刘伯承送往南京的。

由于李克农为首的特别小组控制着敌人的情报机构，使蒋介石几次欲破获驻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企图均告失败。可就在他们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之际，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严重事件。

1931 年 4 月 26 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李克农惊醒。他疾速开门，一位气喘吁吁、神色紧张的年轻人跌撞进来。

此人是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也是位秘密交通。他速将几封电报密文抄件和钱壮飞的亲笔信交给李克农。李克农疾阅信件，惊悉协助分管中共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机关核心机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

顾顺章被捕不久便供出中共驻武汉交通机关等秘密据点，使 10 余人被捕入狱。这个叛徒还提出只有亲自会见蒋介石，才肯提供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的具体情况，并且强调在他未到南京前，千万不要报告他被捕叛变的事。但国民党武汉行营中将主任何成浚和在汉口的国民党特务黄凯、蔡孟坚等，抓到顾顺章

如获至宝，竞相邀功，已迫不及待地给徐恩曾、陈立夫发了电报。

这一天是4月25日，星期六，徐恩曾已去上海度周末，只有钱壮飞一人值夜班。他一连收到武汉发给徐恩曾转国民党党部秘书长陈立夫的6封特级绝密电报，每封电报上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一边签收电报一边心中思忖：武汉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值得如此急不可耐地连发急电？这一反常情况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他反锁上门，用先前偷摄到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专用的特级密码本，迅速将电报的内容破译出来，结果使他大吃一惊。

第一封电报的内容便是：

“黎明(这是钱壮飞早已知道的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共党中央机关全部肃清。”①

其他几封都是有关此类事件的电文。

事不宜迟。钱壮飞敏捷地抄下电文，连夜派刘杞夫乘火车赶赴上海。次日早晨钱壮飞也坐火车撤离南京到上海。

接到钱壮飞这十万火急的情报，李克农十分明白顾顺章的叛变意味着什么：不要说宁、沪之间历尽艰险建立起来的情报机构会遭到彻底破坏,整个中央领导机关也将面临灭顶之灾。他暗暗发誓：“时间刻不容缓，务必要抢在敌人动手之前！”

由于妻子椒椒仍在家中，刘杞夫完成任务后提出应立刻返回南京接应。李克农开始“很难下决心”,最后还是同意了。他把仅有的3块银元拿了出来，赵瑛也毫不犹豫地取下自己仅有

①《中国共产党情报史资料汇编》第1集，未刊。

的戒指和耳环递给了刘杞夫。临行前,李克农一再叮嘱:"此行凶多吉少,遇事要沉着。"①

送走刘杞夫,李克农敏捷地将房间临街的窗帘全部打开,在竹竿上垂直地挂上一块雪白的毛巾以示报警。出门前,李克农急切地提醒赵瑛:"中央危在旦夕,在未转移之前,你们不要离开这里,千万记住!"

这天并不是李克农与陈赓接头的日期,但找不到陈赓就无法向中共中央报告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在这万分紧急关头,李克农不顾个人安危,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千方百计地设法与中共中央联系。几经周折,他终于通过中共江苏省委,在中央刚刚建立的一个紧急备用的联络站找到陈赓。李克农又随陈赓一起,马不停蹄找到了周恩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一是立即通知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驻沪机关全部紧急转移;二是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中共党内一切秘密工作方法,掐断顾所能接触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由各部门实行紧急应变。

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共中央实行了历史上少有的秘密大转移。李克农也迅速投入了掩护中央领导安全撤离的战斗中。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在他的护送下转移到安全地带的。同时,李克农还用"克潮病笃"的暗语,给天津的胡底发电,通知他事态严重,速返上海。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当大批国民党军警在顾顺章的引路下赶到时,中央机关已全部转移。蒋介石企图利用顾顺章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

①《中国共产党情报史资料汇编》第 1 集,未刊。

在中共中央面临危难之时，李克农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确保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出去。因而未能顾得上赵瑛母子，后来，是组织上派人通知她母子立即转移的。赵瑛曾一度与李克农失去了联系，流落街头，甚至曾夜宿菜场，辗转 1 个多月，才被特科的同志找到。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3 人撤离上海，去江西苏区。李克农是最后一个离开上海的。他打算将隐患除掉后再走，又多呆了两天，最后由陈赓出面，通知李克农必须马上离开上海。在动身之前，赵瑛母子也告别上海，返回芜湖老家。西安事变后，李克农才和家人恢复联系。

李克农怀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心情，与陈赓、周恩来依依惜别，离开了曾与敌人殊死搏斗过的上海，踏上了去中央苏区的艰难历程。

（三）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李克农的身分已经暴露，途中随时可能遭到不测。为防止发生意外，他作了精心化装：西洋包头变成了平头，西装脱下换上了粗布长衫，连眼镜也换了一副。这一打扮若不仔细辨认，很难看出他就是李克农。

李克农带着一位名叫陈阿金的上海工人，还有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搭乘轮船悄悄离开上海。

经过几天几夜的海上颠簸，李克农一行绕道到了香港，同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人、一位叫阚大姐的取得了联系。经她的安排，李克农暂时在一家商行里做生意，伺机再离港进入苏区。他一边做事，一边焦急地等待着，足足等了 3 个月，总算离开香

港。这一次,他们装扮成做布匹生意的商人,李克农则扮成布匹公司的经理。经过一天的航行,到达汕头。汕头有一个进入苏区的秘密交通站,交通站的同志接待了他们,并在中共东江特委交通员的引导下,向苏区进发。开始几天没遇到什么麻烦,顺利到达潮州,但从潮州行至大埔附近时,他们在村头被一伙地主武装包围了。幸亏李克农身上还带着一张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身份证,又是一副富商打扮,只是被搜去了身上的钱财,便放他们走了。

李克农等继续行进,抵达闽西。在进入苏区前,要经过荒凉的 20 公里的无人区,路很难行,本来李克农还带着行李和箱子,但为了轻装,他只好把行李和箱子统统扔掉了。

经过一连数月的长途跋涉,一进入苏区,李克农便病倒了。他浑身乏力,疲惫之极,而且发着高烧,行走困难。陈阿金等先去报信,不多时,两位苏区妇女抬着担架飞快地赶来。让妇女抬着走,这还是李克农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他还真有些不好意思,强打精神坚持说:"我自己能走。"可两位热心的妇女硬是不由分说地把他连拉带扯地扶上担架,抬起便走。躺在担架上,遥望着这晴朗的天空,看看周围那别有一番景色的苏区和爽快体壮的苏区妇女,一种新奇感油然而生。忽然,他望见村舍边上的树梢上飘着一面标志着镰刀斧头的红旗,这面红旗似乎是红军伸出的欢迎的双臂,是党向他发出的召唤。此时,李克农全身的热血一下沸腾了,他猛然从担架上坐起,庄重地向红旗行了个军礼,心里在喃喃自语:"我李克农回到家了,回到家了!"①

由于兴奋,吃饭也格外香甜。虽然没有菜,吃的又是红米,但他却越吃越想吃,还把旅途上剩下的一点牛肉罐头取出,与

①《李克农自传》,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